策海歷代人物權十二卷

金谿張應雷輯補
門生沈季文　次

三代
春秋
戰國
西漢

伊尹傅說

程子曰。伊尹之耕于莘。傅說之築于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我者而已

朱子曰。伊尹是兩截人。方其耕于莘野。若將終身焉。是一截人。及湯三聘。翻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為巳任。是一截人。

管仲

自霸圖之興。兵不詭。則不能謀人國。政不詭。則不能

自謀其國。故春秋善戰者。兵有所不交。善詭者。城有
所不守。詭道相高。求以得志。乃於治民之中。而默寓
治兵之法。陽為治民以欺其人。陰為治兵以壯其勢。
其言於桓公曰。君欲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
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不若隱其事而寄其政。
於是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今觀自伍家為軌。軌有長。
積而至十連之鄉。鄉有長。人以為內政。自五人為伍。
軌長帥之。積而至於萬人為軍。伍鄉之帥帥之。名為

內政實則軍令寓焉夷吾志在強國內政之作豈在於民乎特假內政之名以行軍令耳外假王政之名內修強國之利夷吾巧於用詭固如是哉嗟夫有意為善雖善實利有意為公雖公實私成周自五家為比至五州為鄉居民之法也自五人為伍至五師為軍會萬民之法也其事暴白於天下無非王道之公夷吾之法能髣髴其一二矣柰何以詭道行之以欺其隣國則安得不為伯者之私哉

趙文子　晏子

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口。及宋之盟談笑當褁甲之變。神閑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白刃在道。毅然賁育不能奪。盖其怯者血氣也。其勇者義也。惜乎皆不知聖賢大學之道。年未及耄而偷惰形。聖如仲尼而不能攀。此君子之所不滿也。

子産

子產秉鄭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為矣。子產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猶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縱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嫉之過。故自子南逐。子晳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禍。

而鄭能以弱為強考其所為。惟作丘賦。鑄刑書。見譏當世。其餘鮮不合於理者。但大人格心之學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有以一善著者。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鄉大夫。未有能及之者。

樂羊子　巴西

杜拾遺云哦羨不卷放麑樂羊終愧巴西昔樂羊子伐中山。中山君執其子。使人謂樂羊子不退師。將烹

若子樂羊子攻益急中山君烹其子遺之羹樂羊子曰。吾子也啜之遂滅中山之君。魏賞其功而疑其心。

昔孟孫出獵得麑命巴西載之以歸麑母隨而號之。巴西徑釋其麑。孟孫怒。巴西奔齊。他日孟孫將死。欲召巴西而託其子。左右曰。巴西得罪於君者也。孟孫曰。未有不忍一麑而肯負吾之子者也。遂召還以子託之。此所謂明其罪而原其心者也。故子美言之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為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識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為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

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為褒也。

狐偃　趙衰

狐偃趙衰，晉文之以父師事之者也。從亡十有九年，其所以輔翼扶持者，不遺餘力矣。然聖賢修身治國之道，二子蓋未嘗講也。故其始霸也，請王者之隧，闕天子之邑，勤天王之狩，使二子嘗從事於格心之學，素以義禮迪其君，詎至於是哉。以行事考之，惟用人

一節。頗得古人推賢遜能之意。其餘則皆孔門之所羞言者也。然自二人而觀。則子餘之言論風旨。又非咎犯可及。

樂毅

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為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勾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為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帝亦欲罷兵

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為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樂毅以百倍之衆。而不能下兩城。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此也。夫以齊人苦湣王之強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教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鬬志。則田單者獨與誰戰哉。柰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所以使齊人得徐爲之謀也。當戰國時。兵強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

之衆。壓其城而急攻之。可以㓕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爲天下笑也。

孫臏

或問孫臏料龐涓暮當至馬陵。如何料得如此好。即至彼。使其不燭火看白書。則如之何。曰臏料龐涓是箇絮底人。必看無疑。此有三樣。上智底人。他曉得必不看。下智獃底人亦必不看。中智底人必看。看則墮

其扤矣。嘗思古今智士之謀略詭譎。固不可及。然記之者能如此曲折書之而不失其意。則其智亦不可及矣。

商鞅

秦固天下之彊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刑政。十年不爲聲色遊畋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强乎。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狼毒藥。一夫

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執實使之

毛遂　趙括　魯仲連

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卒能奮身決起著名楚趙豈非見棄於人安能以有激乎吾觀戰國游士所以策名當時致身將相快平生之憤酧夙昔之願往往皆因所激而能致之蘇秦之相六國其家激之也張儀之相秦其友激之也范雎談笑而取秦柄其讐激之也故善用人者於其凌厲頓挫之時

而秉其感慨奮激之氣。則雖尋常之人。皆能以自效於尺寸。知其習安於豢養之餘。而生平之意願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或無以自見也。

趙括虛張無實。言大而才踈。其父母知之。趙廷之臣知之。而敵國之人亦知之。獨其君不之知者。盖當是時應侯行千金於趙。以為反間。是必左右近臣陰受秦賂。相與蒙蔽主知。故其君不悟至此。人多曰以名用人。失之趙括。不知括之在趙。未嘗以名聞也。使括

而以名聞於趙。則秦當忌之矣。而胡為利括之為將也。是括虛張踈繆之實。已久聞於隣國。其主不知之耳。魯仲連亦戰國策士耳。而奇氣踈節。憤激陳義。有非策士所能及者。鷹隼高飛於雲漢。虎豹長嘯於山林。其頡頏飛騰之氣。豈人之所能近哉。一旦受人之羈縶。而豢養於韝圈之中。則與雞犬何異。何者。惟其有所欲故也。戰國游士。大抵不勝其利欲之私心。擔簦而往。鼓篋而遊。夫孰非有富貴之心者。故一受人

之羈縻。甘人之豢養。則雖有奇氣喨節。將無所用之。而俛首帖尾。碌碌人下者。往往而是也。尚何望其憤激慷義哉。仲連惟不見其所欲。故不受人之羈縻。不甘人之豢養。是以高飛長嘯而足以頡頏於一世。雖未必爲天下士。而人固以天下士奇之矣。

藺相如

予讀藺相如傳。未嘗不壯其爲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藉累世之資。肆虎狼之暴。搏噬天下。有并吞諸侯

侯之心。非可與禮義接而論曲直也。相如區區掉三寸舌。入睚不測之秦。卒能以完璧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璧睨柱。亦以必死。蓋亦摩虎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勇。君子所難也。且秦趙之不敵。蓋雄雌之國也。身之存亡。非特一璧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璧之存亡也。然則趙之有璧。存可也。亡可也。初相如捧璧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特迫其威彊耳。夫以小事大。古之人有以皮幣犬馬

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逃。況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乃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庭。當車轍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秦知趙璧終不可得。則欲徼幸不死難矣。若是則尚安得為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數年。趙卒有覆軍陷城之禍者。徒以璧為之祟也。然則全璧歸趙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約以一月不返。則立太子以絕秦望。則是行

也。非有萬全之計。雖無往可也。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三者一闕焉。則危事矣。挾萬乘之君。蹈危事。非得計也。相如為趙卿相。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惴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與。

廉頗　蘇秦　張儀

東萊呂氏曰。趙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武襄君。廉頗出奔魏。以是推之則向者肉袒負荊之悔。特

感相如之義而非真悔也悔不發於已而發於人烏可久耶

蘇秦約從說齊王曰夫韓魏所以畏秦者為其與秦接境壤也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國已危亡故韓魏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吾不知蘇秦之說韓魏敢出此語乎此蘇秦之所以為蘇秦也

蘇秦張儀同門友也蘇秦將止秦兵不以情而遣儀

乃以術而激儀。何邪。盖平昔師友之間。未嘗用情。故臨事不可以情告也。

屈原

屈原之心。其為忠清潔白。固無待於辯論而自顯。若其為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辨說所能全。故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畧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者。況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

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故論其大節。則其他可以一切置之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於聖賢之矩度。則吾固已言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尚何說哉。

范雎

穰侯相秦。秦益彊。卒制諸侯。如嚴主之役僕夫。左右前後無不如志。此穰侯之功也。范雎非能為秦忠謀。亦非有怨於穰侯也。欲行其說。而穰侯適妨其路。故

控其喉拊其背而奪之位。秦王視聽之不明。遂至於遷逐母弟。况穰侯何有哉。穰侯雖擅權。未至如睢之所言。孔子惡夫佞者。豈以此夫

茅蕉　陳涉

秦遷太后於離宮。諫死者二十七人。而後來之輸忠者。猶未已。夫秦無道極矣。而在廷何多直節臣也。且其諫者非必皆社稷之臣。皆貴戚之卿也。非必皆析秦之圭。皆偕秦之爵也。又非必皆秦之所產。皆直言

之士也。而為是奮死而不顧。蓋生乎戰國之世。無一而非口舌之士。仕於危亡之朝。無一而非口舌之功。故常喜出於波濤洶湧之間。遊人之所不能泳。與濟俱沒與汨俱出。而幸不死焉。是其所以為工耳。若夫瀆汙行潦。弱翁稚子可褰裳而濟。彼豈以是而動其心哉。此所以積尸秦庭。而後來者愈出而愈奇也。雖然亦危矣。逆驪龍之頷下而取其珠。料虎口而奪之食。若茅蕉者亦無矣。

陳涉之王也。其事至微淺。然縉紳先生抱祭器而往歸之。張耳陳餘房君之徒。又皆以興王之業說之。舊史按其行事。謂其不幸如是而致敗。設不如是。其事當復如何耶。至其再三致意也。猶回其所置王侯將相徵矣。而史誇之若曰。夫涉起謫戍而首事志在免死而已。其大要不過偷一時之欲。其用軍行師未嘗有一日之規。徒不勝其憤憤之心。決一旦之死。為天下首事。盖未知烏止誰屋也。在天下後世。正不當以

興王之事責之。舊史猶復云云。至今尚論渉事者。猶惜其孰得而孰失也。吁亦悲矣。天下苦秦之禍。故家遺俗。豪人俠士。喪氣畧盡。乃其所不慮之戍卒。猶能爲天下而首事。雖其人物卑陋。事至微淺。而古今猶幸之。蓋積萬年之憾。而發憤於陳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西漢

張良

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其奇謀秘計。轉敗為成。出於困急之中者數矣。故高帝稱之配蕭何韓信為三傑。天下既平。功高者往往以才見忌疑。釁一開。雖韓信有觧衣推食之誠。猶不克終。竟以葅醢。蕭何雖能以功名自全。而見疑亦屢矣。是三人者惟子房功成智隱。不邇權勢。視去權利。如脫敝蓰。雖寄身朝市。而翛然如江湖萬里之遠。鴻冥鳳舉。矰繳不及。方諸范蠡。其優矣哉。夫漢興將相於去就之際。

皆中機會。而不遺理義者。吾獨於子房得之

蕭何

高帝收民於暴秦殘傷之餘。而蕭何秉國鈞。盡革秦苛法。與之更始。天下宜之。作畫一之歌。其法令終漢世守之。莫能損益也。班固謂為一代宗臣。豈虛語哉。然高帝既平天下。於功臣尤多忌刻。何為宰輔。至出私財以助軍費。買田宅以自污。以是媚上。僅能自免。甚至於械繫之及。猶不知引去。豈工於為天下。而拙

於謀身耶。盖不學無聞。暗於功成身退之義。貪冒榮寵。惴惴然如持重寶。惟恐一跌。然而幾踣者數矣。盖高帝嫚而侮人。而輕與人爵禄。故不得廉節之士。而一時頑鈍嗜利無耻者多歸之。以何之賢猶不免是。惜夫。

韓信

天下之志。素存於胷中。貧賤患難。不足以動其心。而其智慮未始不為經國之謀也。一旦見之於用。而施

設措慮。雍容暇豫而不少亂。非有天下之志者。不能也。韓信以寄食之貧。胯下之辱。無資身之策。乏兼人之勇。拔之以連敖治粟之職而為登壇具禮之大將。怡然居之。循其所素得。至於定三秦。虜魏豹。斬陳餘。擒趙歇。戮龍且。降燕弱楚。動如其意。若摧枯拉朽。而莫有能敵之者。皆其經綸之志素存其中。豈偶然之所能哉。

善治天下者。先以不治治之。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夫民新脫於創殘之中。不休息之於無事。而遷騷之以制度文為之說。使勉而從我。則所以仁之者。乃所以暴之耳。曹參之相惠帝。日以飲酒為樂。悠然不復加意於政教。朝廷之間。幾於亂矣。而海內以治何耶。若參者可謂知治亂之方矣。秦之亡。不在乎無制。而患乎多制。不患乎法疎。而患乎過密。使參而相漢。復苛推而詳禁之。是續亡秦之縮而織之也。故

参寧受無功之名而不忍圖有功以禍當世則利澤陰施於斯民。民安於漢而不離者。参之功也。

陳平　周勃

辨天下之事者智也。而辨天下之大事者非智也。德也。人臣出而謀人之國。與其智有餘。寧不若德有餘。吾非惡乎智也。蓋機變巧詐者。非國家長久之福。而靜愿謹厚者。乃所以為天下根本之地。人君之用人。烏可尚智而不尚德耶。陳平以過人之智。而為漢廷

謀臣之冠。六出奇計。無不巧中。其智謀非不高矣。然知捐金可以間亞父。而不知是自啓其諸臣之疑。知僞遊可以擒韓信。而不知召異時叛者之九起。陰謀秘計。雖足以濟一時之權。而高帝之心術。轉而爲機詐者多矣。故張良自陳平用事之後。非失不諫。非諫不言。蓋有以窺高帝之心術。非目前之心術矣。然則智可以盡用之乎。至於周勃重厚少文。其視平之智謀。若木強而無能爲者。而安劉之功。卒有以定社稷

之大計。方呂后以母黨之親。握將相之權。操弄兵柄。欲危劉氏。淮陰之功。盖以譖而誅死。王陵之戇直。以忌而左遷。擧漢廷之臣。莫敢有誰何者。獨勃也奮身決策。志平叛逆。以太尉而入北軍。唱左袒而為劉氏。撲烈焰於方熾。扶大業於將危。勃之功。有非平之所可及者。勃以太尉之權。握兵柄之重。是時呂后之族旣滅。諸侯之兵將罷。而天下之廢置。獨在勃之手。皇帝畀璽。寄於勃者也。號令節制。聽於勃者也。使勃一

摇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而勃乃取神器於呂氏之手而復還劉氏之子孫使其社稷傳祀四百而不遽斬於高惠之世勃之功大矣

婁敬

婁敬建和親之策欲以適長公主妻單于以謂冐頓在固為子壻子壻死外孫為單于豈聞孫敢與大父亢礼哉可毋戰以漸臣也其説何謬哉且子壻之與外孫孰與父子親也彼且殺父以代立況妻之父乎

其何足恃哉。然屬人主厭兵。故以一言之謬。而遂成千載之患。惜夫。

王陵

或問王陵周勃陳平處呂后之事如何。南軒張氏曰。夫以呂氏之凶暴。欲王諸呂。其誰扼之。獨問此三人者。蓋亦有所憚也。非特憚此三人。蓋實憚高帝之餘威流澤之在天下也。陵引高帝、白、馬之盟、以、對、其言、明、切。固足以折其姦心。如砥柱之遏橫流也。使二子

者對復如陵。吾知呂氏將悚焉若高帝臨之在上。且懼天下之變。或縮而不敢。未可知也。彼二子者乃唯然從之。反有以安其邪志。而遂其凶謀。既分王諸呂。而呂氏羽翼成就。氣燄增長然則呂氏之欲篡漢。二子實助之。予謂二子方對呂氏時。其心特畏死耳。未有安漢之謀也。退而聞王陵之責。顧高帝之眷。思天下後世之議。於是而不遑則有卒安社稷之言耳。雖然使二子未及施計。先呂氏而死。則是乃畔漢輔呂

不忠之臣。尚何道哉。抑二子安劉氏之計亦疎矣。不遏之於爪牙未就之初。而捄之於搏摯磔裂之後。觀其閒居深念。與刼酈寄入北軍等事。亦可謂窘迫僥倖之甚。夫豈全謀哉。酈寄不可刼。北軍不可入。呂類之謀行。則亦殆矣。忠於人國者。固如是哉。

叔孫通

叔孫通為綿蕝之儀。其效至於羣臣震恐。無敢喧譁失礼者。比之三代燕享羣臣氣象。便大不同。蓋只是

秦人尊君卑臣之法。魯二生之不至。亦是見得如此。未必能傳孔孟之道。只是他深知叔孫通之為人。不肯從他耳。

四皓

問四皓是如何人品。曰是時人材都沒理會學術權謀。混為一區。如安期生蒯通蓋公之徒。皆合做一處。四皓想只是箇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語重。如顧為太子死。亦脅之之意。又問高祖欲易太子。想亦是

知惠帝人才不能負荷。曰固是。然便立如意。亦了不得。蓋題目不正。諸將大臣不心服。到後来呂氏橫做了八年。人心方憤悶不平。故大臣誅諸呂之際。因得以誅少帝。少帝但非張后子。或是後宮所出。亦不可知。史謂大臣陰謀以少帝非惠帝子意。亦可見少帝畢竟是呂氏黨。不容不誅耳。杜牧之詩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

趙堯　季布　劉章　張蒼　酈寄

予讀史至呂戚之事未嘗不為之廢卷太息也以高帝之明惓惓於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尧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呂后以堅忍之資濟之以深怨積怒其於趙王也欲得而甘心焉久矣雖韓彭之強有弗利於己去之猶發蒙耳一貴強相何足以重趙哉善為高皇計者盍亦反諸己而已不以衽席燕好之私乱嫡妾之分使貴者不陵賤者不逼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是將化天下以婦道如關雎之時豈特無母

禍而已哉。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稱其仁。管仲之不死。繩以春秋之法。則其義固有在矣。世莫有能窺之者。方季布髠鉗奴辱於朱家。非有深計遠慮也。期以免死而已。班固謂賢者誠重其死。夫死非其所。固賢者所重也。然君子固有舍生而取義者。固之為此說。豈非以管仲之事與之乎。是皆未明春秋之法也。楊子曰。明哲不終事項。其義得之矣。

予讀高五王傳。至劉章言田事。及誅諸呂一人亡酒者。未嘗不為之寒心也。方高后欲強諸呂。雖大臣平勃等。皆俛首取容而已。其志非忘漢也。覩王陵之事。則可鑑矣。使章以才見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為也。尚何及哉。

張蒼吹律調樂。定律令。若百工作程品。其有意乎推本之也。當是時漢廷公卿皆武夫軍吏。無能知書者。唯蒼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尤邃於律曆。

有所建明。宜無不從也。然其術學踈陋。循以漢當水
德之盛。正朔宜因秦弗革。卒以此絀。惜夫
諸呂之王。非漢約。天下莫與也。產祿擅兵。欲危劉氏。
忠臣所共切齒。而酈寄固與之反善。而商亦莫之禁
何也。其謀呂祿也。劫之而後從。則商寄之罪均矣。雖
絳侯賴之以入北軍。功不足以贖其罪也。使商不就
劫。而呂氏得志。則寄之父子。得無非望乎。其賣友非
其本心也

張釋之　于定國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利口捷給。古人賤之。若上林尉居其位不知其任。至十餘問不能對。是謂不任職非訥於言者也。張釋之以絳侯張相如方之過矣。文帝問絳侯天下一歲決獄幾何。絳侯不能對。又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不能對。帝以問陳平。平條析甚辨。文帝善之。絳侯愧汗洽背。自以其能不及平遠甚。若是以絳侯為賢。平為喋喋。可乎。予謂上林

尉眞亡賴。而虎圈嗇夫雖口對響應亡窮。然上所問

乃其職事非利口捷給也。豈足深過之與。

或問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

自以不冤。若趙蓋韓楊之死。謂之不冤可乎。或若說

宣帝時廷尉不獨一于定國。雖獨不在定國。而定國

坐視四子之死。亦不能救。張釋之之守法如何。潜室

陳氏曰。漢卿有罪。未必悉下廷尉。自有詔獄。多丞相

御史大夫治之。或下中二千石雜議。廷尉所謂平者。

非必皆寬縱之謂。剛不吐柔不茹者乎也。趙盖韓楊之死。今作文人但浪說耳，

周亞夫

文帝之屬亞夫於景也。得之於細柳之日也。則文帝之察人盡矣。七國之變。堅壁伺便以折吳楚之鋒。不以天子之命。救母弟於壟古之急。以闕軍計。則亞夫誠無負天子之託者。景帝因以怏怏非少主臣。卒置之死。至於庸懦無所為之衛綰。則謂其可相少主。夫

所謂朴厚洪毅。以當社稷之寄者。豈其若是靡耶。故自殺亞夫。漢之大臣始衰。

賈誼　董仲舒

賈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知學者也。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反覆誦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中來也。觀其奏篇則三子氣象如在目中。而其平生出處語默。亦可驗於是

矣。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使其聽董仲舒之言
則天下象至福矣。孰謂緩而不切也耶。

汲黯　蕭望之

昔汲黯與張湯公孫弘比肩於武帝之廷。蕭望之與弘石許史共任於宣帝之日。弘湯之疾黯者。恨無所發怒。弘石之與望之不相能。又非一夕也。重之武帝深昵弘湯。而貌敬黯。孝宣亦以法律右弘石。以書生忌望之。二君子之立於朝也危矣哉。淮陽之命。黯所

顧出入禁闥。平原之遷。望之所以顧立本朝。而戚于其心。非擇事以爲忠也。懼有以中之也。嗚呼彼賢者不敢離君之左右。而懼讒間之也。孰謂武宣得人爲漢家之盛矣乎。

袁盎　賈山　馮唐　鄒陽　枚乘

淮南王之驕恣。其萑禍久矣。然徵之即至。則反形未具。以檻車遷之。是將置之必死也。不早辨之。養成其禍。卒至乎敗國亡身。文帝不無罪也。鄭共叔不義得

衆。詩人以刺莊公。而春秋交譏之。正謂此也。然則人君不幸有弟如淮南者。宜柰何。若舜之於象。放之有庳可也。袁盎不能明義以正其君。乃以無稽之言謂之。不亦過乎。若七國之反。聞鼂錯之欲治己也。反以奇禍中之。此戰國策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賊。其志一也。特繫其發之先後耳。不念國家之大計。乃欲因禍以釋一己之私怨。若二人又何足誅哉。而班固謂盎仁心為質。誤矣。

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為諭。盛言其侈靡貪狼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為過也。後世驕君諛臣。恃天下無虞。而不知儆戒。有聞斯言。必以為訕矣。其取禍敗。不亦宜乎。

馮唐謂文帝不能用頗牧。其言雖有激。然亦深中其病也。夫李牧之為趙將也。軍市之租。皆自用賞賜。皆决於外。不從中覆。故能有成功。魏尚守雲中。上功首

虜首六級。文吏即以法繩之。以是較之。文帝不能用李牧信矣。揚雄謂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為不能用頗牧。夫孫武斬吳王之寵姬。穰苴斬齊君之寵臣。與其使者。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皆在軍不受君令也。古之為將者皆然。豈獨亞夫乎。然則文帝未嘗詘。而亞夫之軍未嘗信也。謂之有激云爾。則得矣。

吳王怨望。陰有邪謀。鄒陽牧乘之徒。不能明義以導

其君。而區區以利說之。宜乎其無益也。及吳兵西嚮。而枚乘猶以民之輕重。國之大小為言。則是使吳重大而漢輕小。則吳兵可得而進也。吳亡乘不及禍。而卒以取重於世。幸矣夫。

司馬遷

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迄於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牴牾。亦且涉獵廣博。貫穿

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数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

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憂而發憤。迹其所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田叔

班固謂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予謂田叔之隨王。雖以身死之何益於趙。此與婢妾賤人感慨自殺者。何以異哉。烏在其爲知所處。孟舒爲雲中守。而士爭臨城死敵。此誠長者。而田叔乃以隨張王事首稱之。斯言豈特爲舒而發邪。亦自賢耳。夫譽人以自賢。是豈長者之言乎。

田叔悉燒梁獄詞。空手來見。可謂善處人子母兄弟之間者也。漢景忌刻之君也。而能賢田叔有過人之聰明。越人之度量者何歟。以太后在上不敢肆故也。天理存亡。在敬肆之間耳。孔子作春秋。必記災異警乎人君。萬世不死也。

鼂錯

若吳楚之反不在錯。天下共知之矣。景帝用讒邪之謀以誅錯。其失計不已甚乎。當是時兵之勝負。國之

安危。未可知也。而誅其謀首。豈不殆哉。而在廷之臣。無一人為錯言者。葢變起倉卒。各欲僥幸於無事。而莫敢以身任之也。然而錯亦有以取之矣。夫漢之有七國。未若魯之三家也。孔子墮三都之城。而三家無敢不受命者。則其處之必有道矣。孟子曰。予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使孟子而得志。固將損之也。錯無碩德重望。以鎮服其心。而強為之謀。其召亂而取禍。葢無足怪者。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

畏汲黯之節義視公孫弘輩如發蒙耳則天下果非智力可為也以一汲黯猶足以寢淮南之謀況不為黯者乎

竇嬰　灌夫　田蚡

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約直之忤太后旨可謂不阿矣及為丞相推轂士類尊用儒術雖藉福之辨不能遷惑其所守直已以往不撓權貴其節義有足稱者至晚節末路失位不得志而與灌

夫相為引重二人者並位公侯顯名當世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進顯。淫奢無度尊已以下人。壯夫義士宜恥出其門。而二人者乃幸其臨。況以為名高。其志慕又何其汙也。盖鶩勢榮者勢窮則辱。而氣隨以奪其理然矣。若灌夫者。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焉終以一朝之忿亡其身非自取歟。竇嬰屈屈復銳於為救果何益哉。故卒與俱滅是亦不知量也田蚡規利賣國其不族幸矣。

卜式

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助邊方事南越而式願父子俱死天下方事匿財而式猶欲就助公家之費凡式之所樂為者皆衆人之所難為而武帝之所欲為者式輒揣其意而逆為之故天下因式獲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褒寵眷遇自以為有用於天下及武帝當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文章見棄式乎式乎何不先衆人而為之乎

衛青　張安世

昔武帝以剛明之資。督責臣下。自李嚴青霍趙周數相駢死年尸。石慶雖以謹得終。亦數被譴。公孫賀至於流涕不敢受命。當時處鈞衡之地。如以其身陥不測之淵也。至於宣帝之忮刻又過之。趙蓋韓楊之以微罪誅。其他自全。陳萬年之順從。丙吉之謙虛而已。高材之立於朝。未始不累之也。世多咎衛青之事。武帝不招士。張安世之事。宣帝不薦賢。嗟夫。魏其武安

以厚賔客為天子切齒。霍將軍以威權萌隙乘之禍。其鑒未遠也。況青握兵百萬振威沙漠。安世身總禁旅。司國之命。此固武宣之所以側視貌敬者。使其朝夕薦賢以取士大夫之譽。其能免乎。

公孫弘

觀武帝問賢良。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曰。堯遭洪水。不聞禹世之有洪水也。而不對所由。姦人也。

公孫弘姦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不用卜式

郭解是也。且武帝之好征伐。天下皆欲諫而止之。而式身為庶人。乃願以家財助邊。以迎合人主。其後又欲父子死南越。帝由是移怒列侯。不肯從軍坐酎金失侯者百六人。實式激其怒也。故弘以式為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且郭解以匹夫而奪人主死生之權。夫聖人之作五刑。固有輕重。今一言不中意而立殺之。此何理也。考其唱此悖亂之風。解實為之魁。故弘之言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

人此二事得大臣之體。

魏相　趙充國

魏相所存不得為正觀其有許史之累則可見矣夫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為重此詭遇獲禽之心君子不道也然其為相亦有可取者四方有異聞或有逆賊災變輙奏言之此誠宰相事也其諫伐匈奴書有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猶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

以此非小變也。凡此在他人不知為憂者。而相獨知憂之。亦槩乎有聞矣。故予甚惜其進之不能以正也。進不以正。則牽制徇從之事必多。而感格正救之風或解矣

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為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也。充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遽而曰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其不敢忽如此。蓋思慮之深。經歷之多。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

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為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閫外之寄。而為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圉疆。而西戎坐消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

張湯

或稱張湯矯偽刻薄。而後嗣顯榮。七葉不絕。意者積

善餘慶積惡餘殃近虛語耶應之曰不然所謂積者繼世相因之謂也故傳稱八元八凱世濟其美饕餮三族世濟其凶此非積善積惡之謂耶欒書有惠於晉晉人思之黶雖剛愎猶得保其宗廟至盈無德鄉族遂亡然則黶之所以存書之餘慶也盈之所以亡黶之餘殃也祖父有德子孫為不善未免禍敗慶何有焉祖父不善而子孫有德福祿將集殃何有焉祖父為不善而子孫又無德以蓋前人之愆則餘殃被

之。是以堯舜雖至德。朱均不能免其災。瞽鯀雖大惡。舜禹無所虧其聖。若張湯者。雖險詖人也。而有子安世。保輔漢室。寔有大功。子孫嗣之。率皆忠恪信厚恭儉。周密。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是光顯於後。彌歷永世。固其宜矣。又何異焉。

霍光

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不學之故也。人臣之功至於周公無以加矣。而詩人

形容其盛德則曰公孫碩膚赤舃几几夫何其溫恭
議厚也是則雖以天子叔父之尊處人臣之極位有
蓋世之功業而玩其氣象豈有一毫權勢之居而人
之視之也但見其道德之可尊而亦豈覺權勢之可
憚哉光之所建立想負於其身橫於其心而不能以
弭忘惟其不能以弭忘故其氣燄不可掩威勢日以
盛權利之途人爭趨之非惟家人子弟門生故吏馴
習驕縱而不可戢光之身亦不自知其安且肆矣此

凶于乃國。敗于乃家之原也。可不畏哉。故其一時用舍進退。例出於私意。以蘇武之忠節。進不由己。僅得典屬國。而大司馬長史。雖如楊敞之庸謬。亦得為宰相。至如魏相蕭望之之才。皆擯不用。田千秋小不當意。則其壻即論死。作威作福。盖如此。陰妻之邪謀。未論其不能白發於後。使其妻邪謀至此。而人敢為之助。而無復言其姦。則履霜堅氷。馴致其道。夫豈一日之故哉。

或問周勃霍光在漢均有擁立之功優劣如何潛室陳氏曰霍光伏忠義舉動光明平勃任智術蹤跡昧昧。

疏廣　疏受

或論二疏不合徒享爵位而去又不合不薦引剛直之士代已輔導太子朱子曰疏廣父子亦不必苛責之雖未盡出處之正然在當時親見元帝懦弱不可輔導他只得去亦是避禍而已觀渠自云不去懼貽

後悔。亦自是省事恬退底。世間自有此等人。他性自恬退。又見得如此。只得去。若不去。肅望之便是樣了。望之即剛直之士。

丙吉

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冕。無所設施。而陰陽自調。蓋亦佐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和氣洋洋溥於宇內。旁暢周達。浸潤滲漉。明則百姓洽。幽則鬼神諧。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雖古昔聖人之治天下。

至於陰陽和寒暑時而至治極矣豈庸人所能致哉
當丙吉為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
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
以求陰陽不亦踈乎昔士會為政晋國之盗逃奔于
秦子產為政桃李垂于街者莫援若盗賊不禁而曰
長安令之職風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而
曰廷尉之職衣食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
下之事各有其官則宰相居於其間悉無所與而曰

主調陰陽。陰陽固可坐而調耶。愚以為丙古自知居其位而無益於世。飾智譎詞以掩其迹。抑亦自欺而已矣。

龔遂

昔趙充國有降羌之績。浩星賜勸之歸功它將。非愚臣之所能及。龔遂以治郡聞。王生教之歸功天子。非小臣之力。遂卒用王生之對。而獲長者之譽。充國力拒星賜之計。而以其意自陳。議者莫不多遂之自遜。

而薄充國之自伐也。噫以渤海之治歸德天子。人臣之義固也。以屯田降羌而歸功出境之將。使在上者易以開邊釁。而邀功生事之臣。得以中好大之欲。而售其說。其禍天下豈小哉。吾身獲卑牧之名。而天下被其實禍。君子而若是。則李斯以頌美佞秦。公孫弘以隱咎欺漢。亦得為近厚者矣。

韓延壽

風俗之變。初無常也。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

曷嘗有古今之異哉。嘗觀延壽之治頴川。而孟信風
俗之未嘗不如古焉。漢承戰國孤秦之弊。禮樂廢弛。
異端並奮。世以古先聖人化民之道為姍笑。賢如高
帝。乃曰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賢如文帝。乃曰卑之
無甚高論。賢如宣帝。乃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
道雜之。君臣上下。同趨於刑名法律。簿書期會之間。
無復遠畧。唯延壽承頴川趙廣漢告訐之俗。獨能取
世所姍笑為陳腐迂濶者。次第而行之。百姓遵用其

教至於賣偽物者棄之市道。其在東都馮翊如潁川之治。洋洋乎弦誦之聲。肅肅乎俎豆之容。庶幾乎治古若矣。彼謂風俗不可復古者。果如何哉。大抵後世之患。在於待古太高。而待已太卑。惟待古高。故自疑而不敢為。待已卑。故自棄而不復為。殊不知三代雖遠。其理常存。苟盡其理。夫何遠之有。萬石君處家。而子孫燕居申申。此一家之三代也。王烈居鄉。而訟者望廬自還。此一鄉之三代也。魯恭治中牟。而童子不

取乳雉此一邑之三代也延壽之治潁川非一郡之三代乎以是論則風俗古不必厚今不必薄惟其人而已

黄霸

黄霸為潁川守事每得實人無敢欺儒者乃以為鈎距而卻之此在黄霸雖未盡善而後儒非之者猶為無知蓋不論其本而論其末不觀其心而遽議其行事則皆不足以論人原霸之心本欲免人之欺求事

之實而已然指鶻爲神雀功名損於治郡君子不能
不爲之太息也

匡衡

嘗見一人云匡衡做得相業全然不是只是所上疏
議論甚好恐是收拾得好懐挾如答淮陽王求史遷
書其詞甚好如宣元間詔令及戒諸侯王詔令皆好
不知是何人做漢初時却無此議論漢初却未曾講
貫得恁地又說詩關雎等處甚好亦是有所師授講

冤得到。朱子

劉向　蕭望之

漢武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故謠祠於漢世為多。雖當時名儒碩德。継登宰輔。莫有能正之者。元成之際。衡譚用事。始奮然欲盡去謠祠。正以古義。又幸世主從之。其志行矣。未幾以劉向一言而廢祠復興。豈不惜哉。蓋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

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蔽於習見況餘人乎。

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劉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中。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興神仙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鴻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之過也。豈其逢世希合而為之歟

蕭望之劉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而外有史高總朝廷之事。內有恭顯制樞機之權。二子居

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疑之時矣。所以處之之道。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守。誠意懇惻以廣上心。人才兼收以彊國勢。謹其為勿使有差。密其機勿使或露。積之以久。上心開明。人才衆多。群心歸而理勢順。庶幾有可為者。此在易屯膏小貞之義也。而二子處之蓋甚疎矣。其綢繆經理。未嘗有一日之功也。遽白罷中書宦官。其機蓋已盡露。而無餘策。既不蒙信用。而中外小人並起而乘之。身之死。逐不足道。而當時之事。

遂不可復救甚矣二子之諫也

龔勝

王莽慕龔君賓之名沐以尊爵厚祿劫以淫威重勢而必致之君賓不勝逼迫絕食而死班固以薰膏之語譏焉未聞有為辨之者也可不大哀歟昔者紂為不道毒痛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困窮而征之斯則有道天子誅一亂政之匹夫爾於何不可而伯夷叔齊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狷隘如此仲尼猶稱之

曰仁。以為不殞其節而已。況於王莽憑漢累世之恩。因其繼嗣衰絶。飾詐偽而盗之。又欲誣誇清士。以其臭腐之爵禄。并言諛禮。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攘。則志行之士。舍死何以全其道哉。或者謂其不能黜芳棄明。保其天年。然則虎豹之鞟。何以異於犬羊之鞟。庸人之行。孰不如此。又責其不詭辭曲對若薛方然。然則將未免於謟。豈曰能賢。故君賓遭遇無道。及此窮矣。夫節之徒排。毁忠正以遂已非。不察

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稱伯夷叔齊不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識知之信矣哉。

甘延壽　陳湯

樵牧子園稿

漢臣負天下之大畧。冒天下之大疑。而成天下之大功。君子當諒其心之無他焉。蓋漢苦匈奴之患。其來有漸。乃郅支殺漢使谷吉。而走康居。漢使求谷吉死。復困辱不奉詔。郅支無漢甚矣。漢廷君臣。孰無聲罪之心。自武帝窮征之後。士馬物故。海內虛耗。當事者

不復敢主其議。徒抱欝積磅礴之忿。乃陳湯并延壽有郅支之役。欲謀襲郅支。延壽欲請而湯不可。竟矯制發諸國兵薄康居。數郅支罪而戮之。傳首至京師。縣槀街三日。湯延壽之功偉矣。在廷諸臣蕭望之匡衡輩。輙謂其矯制興師。開邊臣生事遠夷之釁。得不誅幸矣。請勿賞。帝內嘉湯延壽之功。而重違望之衡等之議。久之不决。宗正劉向乃疏曰。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衆。糜億萬之費。遲數年之久。而僅獲匈

奴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寡之頭而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録其過遂封拜兩侯今康居之國強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漢使之罪甚於留馬湯延壽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其功百之柰何病其為矯於是天子下詔赦湯延壽罪封延壽義成侯賜湯爵関内侯嗟乎向可謂能權天下事矣夫望之與衡之議臣道之大經也即春秋譏遂事之法也然機有可乘徒泥其經而失之智士所深惜

故克家之子。在於善體親捍國之臣在於善體君君
父有境外之忿吾既度其機。又度其身足以乘之。不
煩師旅。不遲歲月。而足以伸君父塞外之威使夷狄
知冠屨之大義。縮頸股栗。不敢復蹈郅支之罪。在湯
延壽之心。固毅然捐其軀於殊方鋒鏑之間。即事
之後。亦致其身於朝議呶沸之際。吾惟知問罪虜廷
以歸報明主而已。人以為功罪及。可封不可封。曷計
焉。噫此湯延壽所以可封也。葵丘之會。九合諸侯。春

秋譏其遂夫子且猶大管仲之功湯延壽遠在徼外

乘其機而殲強虜與桓之矯實不類焉何也桓之心

備周以強齊知有齊而不知有周也湯延壽之心殲

郅支以報漢知有漢而不知有他也故曰君子當諒

其心之無他焉雖然此在湯延壽則可耳機可為而

不為有所重發而無成功機不可為而為有所輕為

而至於敗即事出萬全而亦有專制閫外之便必請

命於上乃可焉荀悅有言矯大而功小罪之可矯小

而功大賞之可君子曰功有大小矯亦有大小乎悅於是乎失言矣此人臣所當知

策海歷代人物權十三卷

金谿張應雷輯補

東漢

鄧禹

蕭王至鄴。禹杖策追及。從容畫策。不如子房。險難出奇。不如陳平。餉食哺卒。不如蕭何。攻城畧地。不如曹參。纔一將兵出關。又為赤眉所敗。而二十八將。禹顧居首。當時無異議。後世無貶辭。光武何取於禹。曰。禹

初見帝。勸其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此數語。耿弇賈復。而下。皆未之嘗言。且任諸將各當其才。此固高出諸將之上。一日帝披輿地圖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如何。禹曰。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是又非諸臣所能及此。光武之所深知。而禹之所自許者乎。東京元功。真無愧矣

又鄧禹　吴漢

朱子曰。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

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為非常人。後來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為人所屠。今人卒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謹密。未聞粗魯闊略而能有成者。

耿弇

張步聞耿弇至。使其將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弇渡河先擊祝阿拔之。時張步都劇。弇至臨淄城。出不意半日拔之。入據其城。以激怒步。步兵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大破之。是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也。乃出兵大戰。自旦至昏

復大破之。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步果引去。復起兵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後數日車駕至臨淄勞軍。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嘗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弇復追張步降之。

寇恂

蕭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守者而難其人。問於鄧
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乃拜恂河
內太守。恂調糇糧。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絕。帝欲征
潁川盜。恂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
相詿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
前驅。帝從之。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
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
社。鎮撫吏民。受納餘降。帝遣恂征隗囂將高峻。恂至

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意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歸告峻。峻惶恐。即日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賈復

賈復與尤來戰傷瘡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

耶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
病尋愈。追及於薊。相見甚讙。復步將殺人於潁川。太
守寇恂捕戮之。復以為恥。過潁川謂左右曰。今見恂
必守劒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
得帶劒待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
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
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
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崇以狀聞。帝乃徵恂。

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嚴光

嘗怪子陵竟不為帝少屈何耶。攷子陵之言論風旨。亦非索隱行怪。必欲長往而不返。彼與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為最詳也。以謂光武欲為當時之治。則當時之人才固足辦之。而無待乎巳。若欲進乎兩漢之

事。則人懼有未能信從者。不然。徒受其高位。饗其尊禮之虛名。則非子陵之本心也。故寧不就之。然而以子陵為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不屈。光武亦不敢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為力固亦多矣。豈不美哉。

馬援

人臣用舍進退。當於義而已。援得事世祖既二十年。自用人論之。位不稱才。爵不酬忠。光武非簡賢者也。

必以其女為太子妃。遂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也。自致身諭之。先守隴西。出塞漠。平交趾。劬勞鞅掌。亦既勤止。固非尸位素飡無報効者。然年齒衰暮。旅力既愆。則可以乞食於君。告老而去。馬革裹尸之志。雖曰壯猷。不幾於馮婦之所為乎。卒使纔言得行。主眷不終。此君子之行止。所以貴於時也

班固

班固史筆。司馬遷而後。莫與抗者。非文學之妙何能

耳。然其見古人行事成敗得失之迹不為不博。人物志。分九等聖賢愚不肖之分。不為不詳。彼竇憲者。何如人也。固乃為其賓客。以至殺身。可謂短於識而長於文。輕於德而急於進。自古文人才士。鮮不以此敗者。

崔寔

夫言豈可苟哉。快意於一言。或足以禍萬世。矯當時之失。不求古今之變。而輕於持論。非知道者也。彼崔

寔者憒時君之柔闇則論柔闇之失可也遽為邪說不顧理之是非而謂凡為治者必以嚴而治以寬而亂此豈理也哉周秦之効夫人之所能識也寔不察乎此而亟稱宣帝之賢至詆文帝以嚴致平何惑之甚哉治道固有本末先之以政教而後刑罰者秦漢以下皆是也獨文帝能叅之恭儉忠厚之化故治其餘則守法而已故未旋踵則不免於危漢室至於光武猶再荣之木其膏澤將盡明章能扶埴培擁之僅

至少康。孝文以降。漸衰而亂。固其理也。自非仁賢若文帝承之。猶恐其不救。而寔欲濟之以嚴刑峻法。此欲救將萎之木而斷其根。鄙哉愚儒好高之論也。仲長統乃從而稱之。此其知與寔何異哉。

馬融

馬融通經術。稱名儒。既事梁冀。復為作章奏請誅李固。節義喪敗而不惜。蓋其心在乎利祿也。然卒不免冀手。未幾髡笞徙朔方。二者無一得。而徒取惡聲。

黄憲

龜山楊氏曰。黄叔度學克其德。雖顔子可至矣。

或問黄憲不得似顔子。朱子曰。畢竟是資稟好。又問若得聖人爲之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顔子不是一箇衰善底人。看他多少聰明便敢問爲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礼樂。

郭泰　申屠蟠

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

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悲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也。

李膺

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荀淑為師。以同郡陳寔為友。荀爽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後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

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時朝廷綱紀頹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云。

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上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膺對曰。事不離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請詔獄考死。

李固 杜喬

南軒張氏曰。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凛乎猶有生氣。其視胡廣趙戒輩。真不翅如糞土也。但恨於幾會節目之間。處之未盡。要是於春秋提綱之法講之不素耳。李固方舉於朝。即就梁商之辟。商雖未有顯過。然如固之志業。其進也將以正邦。殆不可以爲也。一爲之屬。即涉梁氏賓客事。必有牽制者矣。此其失之於前也。方質帝之弒也。固爲首相。又

質帝忍死。有語之以被毒之事。則任是責者。非固而誰。質帝既不幸。固便當召尚書發冀姦。正大義顯言于朝。則忠臣義士孰不應。固冀雖勢盛。然名其為賊。逆順理殊。蓋可誅也。此間不容髮之時。而固昧夫大幾。獨推究侍醫等。舉動迂緩。使冀得以措手。大義不白。人心曰以懈弛。其幾既失。固身據大位。當大權。持大義。而反聽命受制於賊。豈不惜哉。此其失之於後也。夫以冀之悖逆。而固且奏記與議所立。固豈不知

冀心之所存哉。失太阿之柄。而陵遲至此耳。度固之不白發冀罪。非黨梁氏也。恐事之不成無益。故欵隱忍以待淸河王之立。庶幾可扶社稷。而不知天下大變。已爲冢宰。理當明義以正之。事之成與不成。蓋非所問。况如前所論逆順之理。冀與無以追死耶。固之隱忍。乃所以成冀姦謀。殺身不足道。而社稷重受害矣。若固者盡其忠國之心。而無克亂之才。可勝惜哉。杜喬在九卿中。若懷是見。必贊固爲之矣。及繼固爲

相已制命於冀矣。相與就死。嗚呼悲夫。

陳寔

陳大丘寔送張讓之喪。人以為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如此則枉尋直尺而可為歟。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便使東漢善類盡為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真大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大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

陳蕃　竇武　何進

陳蕃竇武雖據權處位。而事當至難。主少一也。政在房闥二也。宦者盤錯。其勢已成。三也。武等雖引類於朝。植根未固。徒欲速決爲誅小人之計。且宦者雖有罪。豈無輕重先後之倫。乃一槩欵施之。使人人自疑。反締其黨與。而速其姦謀。善處大事者固如是耶。

龜山楊氏曰。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久矣。王甫曹節。以臺廝之賤。便嬖寵昵之私。竊弄神器。固天下之所同疾也。竇武倚元舅之親。操國重

柄。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伏義協謀。勳絕凶類。正猶因迅風之勢以揚稃秕耳。豈不易哉。然而身敗功頹。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方武之不受詔。馳入步軍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以有為也。張奐北州人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動也。不能乘機決策。收為已用。而乃遲回逵旦。使逆賊得與奐等合。豈不惜哉。何進親見竇氏之敗。而不用陳琳鄭公業之諫。躬蹈覆轍。引姦凶而

授之柄。卒成移邑之禍。進實兆之也。范曄乃引天廢

商之言。豈不謬哉。

趙苞

趙苞爲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

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有所以

生母之方。柰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

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彼庶得之矣。

賈彪　霍諝

永康元年。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時陳蕃既免。朝臣震慄。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等。使上疏曰。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契伊呂之佐。而為奸臣賊子所誣枉。惟陛下晋神澄省。書奏。霍諝亦為表請。帝意稍解。乃赦黨人二百餘人。放歸田里。禁錮終身。

范滂往候霍諝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

奚吾何謝焉。滂南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

朱穆

龜山楊氏曰。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論議。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而主梁冀。焉在其為貞孤哉。然邕之從事董卓。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穆為非也。

荀淑

朱子曰。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趍死不避。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敺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彧。則遂為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盖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

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為非。而直以為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

臧洪

龜山楊氏曰。臧洪初為張超功曹。後遇袁紹以為青州刺史。二人之遇洪。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二人者。何

其異哉。方曹公圍超於雍丘也。洪欲赴難而請兵於紹。袁曹方睦。而紹之與超素無一日之歡。則雍丘之圍非切於己也。欲其背好用師以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為過。而洪之絕紹。豈亦不量彼己歟。其不屈而死也。蓋亦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已。

范滂

汝南范滂少厲清節。嘗為清詔使。案冀州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贓汙者。皆望風解印

綬去奏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過多。對曰。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尚書不能詰。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羗征。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爲。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

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

諸葛亮

孔明以布衣至於為相而人不以為速以討賊為己任而不任將帥人不以為自用兵敗而功不成人不以為無勇斷一國之政賞罰予奪無所貸人不以為專世皆謂孔明才智可以服人而不知不自肆其才智而取諸人此孔明之所以服人也三國人才天下

一孔明耳。而無所於讓。及為相。顧乃深有資於僚佐。而懇懇求忠益之言。以孔明之賢。豈待乎僚佐之益。賢人君子之用心也遠。而期明也大故耳。苟露其才智。與人角錙銖以求勝。則凡才智皆吾敵也。吾安得而用之。

荀彧

龜山楊氏曰。議者謂曹公非取天下於漢。其說非也。方曹公以强忍之資。因亂假義。挾主威以制諸侯。其

包藏禍心。天下庸人知之矣。而荀彧間關河冀擇其所歸。卒從曹氏。志欲扶義奮謀以舒倒懸之急。迹其行事。可謂勇智兼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其拒董昭之議何也。夫豈誠有忠貞之節歟。抑欲以晚節蓋之歟。由前則不智由後則不忠。不智不忠。而求免於亂臣。宜乎其難矣。嗚呼。荀君安得無罪歟。觀其臨大義。斷大謀。操弄强敵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之覇業。至其威加海内。下陵上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

猶楊瀾潰堤。以成滔天之勢。而後徐以一簣障之。尚可得乎。而范曄猶謂彧有殺身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

東坡謂荀文若。其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予以謂其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君。不立於惡人之朝。寧忍事操乎。以為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

朱子曰。荀彧之死。胡文定引宋景文說。以為劉穆之宋齊丘之比。最為得其情狀之實。無復改評矣。考其

議論本末。未見其有扶漢之心。其死亦何足悲。又據本傳。彧乃唐衡之壻。則彧之失其本心久矣。

晋

羊祜　陸抗

晋主有滅呉之志。使祜都督荆州。鎮襄陽。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减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

數人。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剋
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輙飲以
醇酒使不得言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
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
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
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
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人多
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從甥王衍詣祜論事

辭甚清辯。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風必此人也。及攻江陵。祜以軍法将斬王戎。衍戎之從弟也。故皆憾之。時人為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叔無德。 祜疾篤。舉杜預自代。乃以預為鎮南大将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祜卒。晉主哭之甚哀。南州民聞祜卒。為之罷市。哭聲相接。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

杜預　張華　王濬

咸寧四年秋。杜預上疏。以為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敕修兗豫等州漢氏舊陂以蓄水。餘皆決瀝。令饑者得魚菜螺蜯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取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十餘頭。可給民使耕種。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晉主從之。民賴其利。時人謂之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晋主决意伐吴。杜預上表曰。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臣。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今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晋主與張華圍棋。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彊。吴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劳而定。願弗以為疑。晋主乃許之。杜預克江陵。與王濬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吴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

曠世一事也。濬大慚。

杜預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預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焉。

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荀勗馮紞。以伐吳之謀深疾之。 元康元年。委張華以朝政。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賈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華。故數年之間。雖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靜。華之功也。

裴顔　啇忠

裴顔賈后親屬。且雅望素隆。乃拜尚書僕射。又詔專任門下士。顔上表固辭。或謂曰。君可以言。當盡言於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儻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顔不能從。時顔薦啇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為哉。逸民每有心托我。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

況我褰裳而就之哉。

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曰。利欲可損而未可絶有也。事務可節而未可全無也。談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稱空無之美。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利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徇。名利從之。於是立言藉以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悖吉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無所不至。夫萬物之生。以有為分

者也。故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不可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不可謂匠非有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群生哉。然習俗已成。頹論亦不能救。

祖逖

祖士雅懍慨忠義。有智畧。以行之。惜其未聞道也。載淵可與共事者。同心協力。以圖終功可也。不可共事。而朝廷無用我之意。歸納印符角巾東路亦可也。況

王敦隱而未叛徒以豫州為虞士雅知內難將作尤當訓明軍旅使奸人攝息不敢動如其事舉不妄投軀豈不善哉失此二道徒怏怏發病而喪其軀謂之不聞大道宜矣

温嶠

温太真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以為晉室名臣然吾獨有所恨者絕裾之事也太真少時嘗以孝友稱一旦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母崔固止之至於絕裾而

行噫太真有毋在身固不得許琨矣獨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度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興捧檄勸進儌倖以投富貴之機耳

顧榮　賀循

朱子曰東晋時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誕者之後惟顧榮賀循有人望不得已而用之

王導　謝安　殷浩

或云庾亮欲移鎮石城興兵討趙王導許之郗鑒蔡

謨等。皆以為不可也。范陽張氏曰。晉以寡弱之師。一
旦討強暴之寇。是無異驅群羊以攻猛虎。不格明矣。
使王導不知利害。則導為不智。知而許之。則導為不
忠。不智不忠。何以為導。予竊料其意。蓋當是時。導與
庾亮有隙。亮欲起兵以廢導。於此復沮其謀。適所以
激彼之怒。故不若陽且許之。以快其情。陰使郄鑒等
拒之。以絕其議。此乃君子之待小人。不得不然耳。觀
史者當逆其意可也。

或問晉殷浩謝安少有重名方其隱而未用也人皆以公輔期之或曰深源不起如蒼生何或曰謝安不起當如蒼生何及其既用也謝安却苻秦安晉室功業亦可無負而殷浩舉兵北伐師徒屢敗桓温因朝野之怨而廢之如棄草芥夫人之擬二子則同而二子事業何其相遠潛室陳氏曰東晉諸賢大抵務養名節不務實用幸而成功則為謝安如其無成則為殷浩然安能矯情鎮物浩則遇事周章較是輸他一

者也。

謝安　玄　牢之

符堅掃境入寇。是時晉室之勢。亦甚殆矣。在他人宜恐懼失措之不暇。而謝安方且從容應敵。不過以江北軍士。付之謝玄及劉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方畧素定。非僥倖苟然也。安明於用人。考察既精。玄有謀善使人。牢之勇銳出衆。安所處置。各得其宜。蓋用兵之道。當以奇正相須。使玄將重兵于後。此正也。使牢

之將精兵迎擊於前此奇也秦兵既近洛澗牢之櫻其鋒直搏而勝之固以奪其心矣淝水之戰其勝負已在目中故秦兵一退風聲鶴唳以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之惟牢之先奪其心故也安之方畧可謂素定矣至於郤上流之兵又其一奇也得上流之兵不足以助益而適足以銷薄聲勢搖動人心桓冲是舉亦無謀矣吾慮既定一郤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畢安見之明且審矣嗟夫國之所恃者人才

耳。以當時晉室之勢。獨任一謝安。足以當符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安方畧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絕固負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勲業。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不足以辨。若安者。其東晉人物之傑出者歟。

桓温

朱子曰。桓温入三秦。王猛來見。眼中不識人。却謂三秦豪傑未有至。何也。三秦豪傑。非猛而誰。可笑。

陶侃

侃少孤貧孝廉范逵過之侃母湛氏截髮賣爲酒食薦侃遂知名王敦辟陶侃爲廣州刺史侃在州無事輙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内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爾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又曰樗蒱者牧豬奴戲爾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

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洗足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百姓勸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人或不解所以後會積雪初晴廳事前餘雪猶濕乃以木屑佈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為韓報讎。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攄其忿。然後去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嘆息。不知其心胸面目為何如人者。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室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思。播於聲詩者。後

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
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
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
傳者。不然。則紀逡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羲之
詩非不脩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
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世嗤
笑之資耳。

靖節先生高志遠識。而設施不少槩見。其令彭澤也。

不過一時牧伯辟擧俾得公田之利以自養如古人不得已而爲祿者耳非受天子命而仕也曾幾何時不肯屈於督郵而去充此志節異時詎肯忍恥於二姓哉觀述酒荆軻等作殆欲爲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

楚屈原　韓張良　漢諸葛亮　晋陶潛

楚三閭大夫竭其忠志欲强宗國懷王信讒踈之國事日非竟客死於秦襄王又信讒放之江南原不忍

見宗國騷騷趋於亡。遂沉江而死。韓為秦所滅。韓臣
之子子房。白以五世相韓。散財結客。為韓報讎。慱浪
之椎不中。則匿身下邳以俟時。山東兵起。從沛公入
關。立韓公子成。續韓後。秦亡而楚伯。王沛公於漢。殺
韓成。良乃輔漢滅楚。而從隱去。諸葛孔明初見昭烈
已知賊之必亡漢。而勸昭烈跨有荆益。圖伯業。復帝
室。後卒償其所言。晉淵明自其高祖長沙桓公為晉
忠臣。及桓玄簒逆。劉裕起自布衣誅玄。又滅秦滅燕。

挾震主之威。晉祚將易。既無昭烈可輔以興復。又無高皇可倚以報復。志願莫伸。其憤悶之情。往往發見於詩。蓋四賢者。其遇時不同。其為人不同。而君臣之義。則其心一也。

靈均逆覩讒臣之喪國。淵明坐視强臣之移國。而俱末如之何也。畧伸志願者。其事業見於世。末如之何者。將沒世而人莫之知。則不得不託之空言以泄忠憤。此予所以每讀屈辭陶詩。而為之流涕太息也。屈

子之辭。非藉朱子之註。人亦未能洞識其心。陶子之詩。悟者尤鮮。其泊然冲淡。而甘無為者。安命分也。其慨然感發。而欲有為者。表志願也。

崔浩

或問崔浩如何。朱子曰。也是箇愽洽的人。他雖自比子房。然却學得子房獃了。子房之辟穀。姑以免禍耳。他却真箇要做。

唐

房玄齡　杜如晦

太宗以上聖之才。取孤隋。攘群盜。天下以平。用玄齡如晦輔政。承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僵。使號令典刑。燦然罔不完。雖數百年猶蒙其功。可謂名宰相矣。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効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諒其然乎。如晦用事日淺。

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欵。則謨謀果有大過人者。方君明臣良。志協議從。相資以求。固千載之遇也。蕭曹之勛。不足進焉。夫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賛彌縫而藏諸用。使人曰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哉。

魏徵

封德彞欲盡籍中男為兵。徵固執不肯署勑。曰。兵在御之有道。不在衆多。其諫太宗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曰。君臣之間。無存形迹。且曰。願為良臣。無為忠

臣又曰。人主兼聽則明。偏聽則暗。致治之要。當慎終如始。故二帝三王。不易民而化。顔力行何如耳。勸上以隋爲鑒。而曰。鑑形莫如止水。鑑敗莫如亡國。有感於太宗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十條。遂具奏。及論君子小人。上以其疏比常弦。君臣之間。亦可謂相信之深矣。竟不免停婚仆碑之日。君臣之際。固不難哉。唐柳芳稱徵死。知與不知。莫不恨惜。以爲三代遺直。惜哉。

王珪

王珪言孜孜奉國。知無不為。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維允。不如溫彥博。處煩治劇。衆務畢舉。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為己任。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

珪之論善於評品之中。而寓薦揚之意。開太宗以器使之公。而以師師之風為舉朝倡也。

馬周　褚遂良　狄仁傑

龜山楊氏曰。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綫路。終是不如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論事親之道甚善。然又云。鑾輿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既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鷄者。豈是以堯舜望其君乎。

褚遂良修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卿亦當記之乎。或為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曰。此語

亦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耳。未盡也。夫君子居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謹。縱使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則可得乎。

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之臣可也。然亦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說告武后。其濵於死者亦

慶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子。夫豈嘗姑務柔從以陰幸事之成乎。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可也。豈可枉己以求難必之功乎。

陸贄

龜山楊氏曰。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爲法。宣公在朝。

自以不恤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唯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

或問陸宣公既貶避謗闔户。不著書。秪爲古今集驗方。朱子曰。此亦未是豈無聖經賢傳。可以玩索。可以討論。終不成和這箇也不得理會。

陸宣公奏議末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都理會來此。便是經濟之學。

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諳練多學

更純粹。大抵漢去戰國近。故人才多是不粹。

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辨士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井竈圊溷無不修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太嚴。其氣象剛大嚴毅。

姚崇　宋璟

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宋璟剛

正又過於崇。玄宗數尊憚之。嘗屈意聽納。故唐史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於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下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先見矣。

楊綰

朱子曰。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有以養素自重耶。

東萊呂氏曰。楊綰為吏部。欲去科舉。後世皆以為不可。但末之知耳。及為相半年而死。志遂不及施。唐時如陸贄楊綰論治道皆有規模。

陽城

或論及陽城事。謂永叔不取。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盖有待而為者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此論似近厚。龜山楊氏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為可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

不救之於漸乎。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齡之姦倖。無益矣。蓋小人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延齡之用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為相。其惡自若也。何更云待其為相。然後取白麻壞之耶。然城之所為。當時所難能也。取之亦是。但不可以為法耳。

朱子曰。說者謂陽城居諫職。與屠沽出後。果然則豈能使其君聽其言哉。

元城劉氏曰。嘗考前世已然之事。蓋有真朋黨而不

能去。亦有非朋黨而不能辯者。此實治亂消長之機不可不察也。東漢之衰。姦人先以黨事誅戮禁錮天下之賢者。而在朝皆小人也。故漢以之亡。此所謂非朋黨而不能辯者也。唐之季世。牛李之徒迭進相毀。巧相傾覆。而善人君子廢斥無餘。其所用者皆庸鄙不肖也。故唐以之亂。此所謂真朋黨而不能去者也。蓋君子之道。則至公引類以報國。小人之進。則徇私立黨以固寵。雖世主深疾臣下之背公成朋。而小人

窺見間隙。御原上意。閑匿其私。陽若可信。反指君子引類之公以為有黨。黨之與類。相似而不同。是非虛實。間不容髮。辯之不早。遂生亂階。此正人所以常被誣而小人所以常得志也。

張九齡

左拾遺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謟躁。進純厚。今君侯登用未幾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謟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求容。

元之納其言。九齡同平章事。時居母喪。自韶州入見

求終喪不許。祿山恃勇輕敵。為虜所敗。守珪奏請斬之。執送京師。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賈莊。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勅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有反相。不殺必為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千秋節。群臣皆進寶鏡。九齡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

秋金鑑録進之。賜書褒美。

張巡　許遠

巡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傳食東南事。掣首尾。小大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得全江淮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為遽。遠後死不為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

司馬光稱其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大半。使其國家定於已傾。存於既亡。

郭子儀

天寶之末。盜發幽陵。外阻內絕。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誓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綴旒。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畧平。遭讒間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芥自嫌。及被圍涇陽。单騎見虜。壓以至誠。倩忌阻謀。雖唐祚方永。亦由忠貫日月。

神明扶持者也。
提大將之節。奪海內於群盜之手而歸之唐。威聲震
乎夷狄。功德加乎群臣。此中主之所不能無疑者。況
肅代之陋狹。德宗之猜忌乎。是時子儀以為使已見
疑於君。陷吾君有殺功臣之名。不若少徇衆人之迹
以自汙。使君臣俱全而已。獨受奢慾之名之為愈也。
寓高世之意於衆人之迹。受天下之疑。被身後之謗
而不辭者。君子之用心也。名譽不修。固衆人之所恥。

而名譽太盛。尤君子之所畏。挾莫尚之功。負蓋世之名。居危疑之地。自古鮮有不敗者。子儀能以功名終。史氏謂其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此子儀所以為知也。

劉晏

劉晏可法者五事。一曰。集衆務在得人。分檢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而已。此不獨可施之轉運事也。二曰。户口多則賦稅廣。故其理財以養

民為先。此雖為守為令。皆當力行者也。三曰。官多則民擾。但於出塩之鄉置塩官。自餘州縣不復置。故雖天下吏員皆當減省。不貴多也。四曰。論大事不計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此又合孔子所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無遠慮必有近憂者也。五曰。事無閑劇。必於日中决之。凡獄訟文移。自上行下。未有不以决遣為利。淹滞為害者也。此所以可法也。然晏專用之於理財則狹矣。

晏不免於誅死何也。財者猶泉也。其名曰布泉。泉行而不可壅。利布而不可專。專之則怨積。而禍生矣。方晏總利權也。史言衆頗疾之。夫為國足用。非歸於已。何自而生疾。是必有說也。

裴垍

古之賢相。不惟以諫諍為已任。又引天下之賢者使諫其君。此愛君之至也。不賢者反是。若裴垍者。可謂忠於事君。而不負相之職業者也。

上問爲理之要何先。垍曰。先正其心。故人求京兆判。垍曰。君才不稱此官。不敢私故人。以傷朝廷至公。

李吉甫

憲宗以李吉甫爲中書侍郎。吉甫感泣。謂中書舍人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爲我言之。垍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爲得人

李吉甫不得在端亮之列。然於陸敬輿能忘纖芥之憾。於裴垍能輸訪問之悃。此固君子之高致也。惜其謂天下已太平。勸上為樂。言人臣不當彊諫。使君悅臣安。謂上威刑未震。宜加嚴以振之。皆不免為李絳之面折也。

李德裕　牛僧孺

文宗太和五年。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已遣兵入據其城。具奏其狀。且陳出

師之利。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比来修好。約罷戍兵。中國御戎。守信為上。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與偕来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司馬温公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决牛李之是非。愚以為昔荀吳圍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来。吾獨何好焉

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奸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況天子乎。譬如隣人有牛逸而入于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

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致堂胡氏曰。維州本唐地也。唐失而復得。得而復失。不可以棄焉者也。夫信近於義而後言可復也。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為。司馬氏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為言。既以利害為言。又斥德裕為利。取僧孺為義。是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

擄之洗數十年之恥追獎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辯也

尹氏曰悉怛謀吐蕃之將以地歸唐既不書叛至他時贈以右衛將軍則又特書于策然則綱目之意固予之矣此決斷兩詞曲直之辨也夫維州唐之故壤吐蕃盜而有之唐人失祖宗之境土陷衣冠於左衽此固子孫之恥幸而德裕展布方畧悉謀率衆來歸固非從事絕域招降納叛之比胡乃拒而不納萬一

河湟故壤書復版圖。亦將却而絶之乎。故書曰來降者。順辭也。曰不受者。逆辭也。此固綱目書法之意。而牛李是非之分也。

按李德裕吉甫子。初為翰林學士。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四十年。後僧孺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為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為李逢吉排已。引僧孺為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後又作籌邊樓。又獻册

辰六歲至武宗復用為相陳致理之道在於辯邪正又追論維州贈悉怛謀等官又面諭三鎮以禍福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心故范氏曰一[illegible]則而制御三鎮後為白敏中所排貶潮州司馬卒

李絳

憲宗常稱太宗玄宗之盛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厲己尊道貴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則可與祖

宗合德矣。
上以諫官為謗訕。欲謫其尤者以儆其餘。絳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况罪之乎。如此則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

憲宗有意於治。事功未半。逸欲漸生。邪說乘之。遂疑君子。初以朋黨疑李絳。又以朋黨疑裴度。而於程异皇甫鎛則不疑也。所以然者。絳度數諫。异鎛順從。是

以自陷於黨比而不自知也

裴度

裴度以中尉而受行營宣慰之命。方淮西之未平也。則毅然以討賊爲己任。而不阻於群言。卒身親豪置。元濟授首。兩河跋扈之志已懾。而有以建中興之大功。及淮西之既平也。則毅然以正君爲己責。而耻列於群小。卒表求自退。悚動上心。程异不敢知印秉筆。而有以樹立朝之大節。蓋其所挾持者甚大。故其建

立至僞也。惜夫憲宗惑志皇甫鎛柳泌諸人。而信任之意踈。既託之爲朋黨。未幾而陰黨擠之。且有河東節度之命矣。是果度之不幸耶。抑亦唐之不幸耶

韓愈

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釀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正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樸。剗僞以真。當其所得。

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梧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至進諫陳訴。排難恤孤。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跆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彌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

杜牧

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
作書名曰罪言大畧以爲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
餘城不得尺寸之用人望之若西鶻吐蕃無敢窺者
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以爲寇未嘗五年間不戰焦
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
最下策莫如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
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以爲國家始踵隋制開
十六衛貞觀中内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

敎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帥。亦不可使爲亂。爾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捽。豈暇異圖。雖有蚩尤爲帥。亦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蹇逆。此大聖人所以柄統輕重。制鄣表裏。聖筭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

罷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殫矣。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矣。蓋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其置府立衛乎。

胡氏曰。治天下而先自治者。堯舜三王不越是矣。而杜牧之以伐魏次之。但不知其所謂自治者何事也。若徒以復十六衛開五百七十四府。為自治之道。是非聖王所先務。貞觀之治。亦不專恃此也。故文士之

言。有言近似而實不至者。此類是矣。

五代

馮道

程子曰。馮道更相數主。皆其讎也。安定以為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讎無傷也。荀彧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為東漢之衰。或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為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

爲不忠。在或爲不智。如以爲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爲心。未暇卹人議已也。則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涑水司馬氏曰。忠臣不二君。賢女不二夫。策名委質。有死無二。天之制也。彼馮道者。存則何心以臨前代之民。死則何面以見前代之君。自古人臣不忠未有如此比者。然而尊官重祿。老以浸齒。何哉。夫爲國家者。明理義奬忠良。褒義烈。誅姦回。以厲群臣。群臣循

愛死而忘其君。況相印、將節、以寵叛臣。其不能永乎天命宜矣。然愚庸之人。往往猶稱其智。盖五代披攘。人主歲易。群臣失節。比踵於朝。因而譽之。欲以自釋。余恐後世以道所爲爲合於理。君臣之道將大壞矣。臣而不臣。雖云其智。安所用哉。

策海十三卷終

策海十三卷